

余华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首度回应对《第七天》的“炮轰” 会关注批评，但不是现在

记者：小说出版后有很多两极的评论，批评者认为用了太多的新闻，像是微博上的转发和改编，对此你怎么看，写作时为什么使用这么多新闻？

余华：我们的生活是由很多因素构成的，发生在自己和亲友身上的事，发生在居住地方的事，在新闻里听到看到的事等等，它们包围了我们，不需要去收集，除非视而不见。我写下的是我们的生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里写了很多当时哥伦比亚报纸上的事件和话题，他说他走到街上，就有读者对他说不行，你写得太真实了。当然《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独》比，人家写的是一百年的孤独，我只是写七天的孤独，人家的一百年只用了二十多万字，而我的七天花费了十三万字。我深感惭愧。

记者：读者的批评你会关注吗？或者因为《兄弟》，你已习惯了这种两极分化的评论？

余华：我会关注批评，但不是现在。等《第七天》冷下来，我会认真看读者的批评，那时候，冷静的批评也会多起来。《兄弟》七年里经过了两个出版社，换了几个版本，现在去书店买《兄弟》的读者对当时的争议不

“有人说《第七天》是我最烂的小说，这很客气。7年前《兄弟》出版时，就有人说是中国所有小说里最烂的。”面对外界铺天盖地的评论，余华却关了手机。记者通过微信联系到他，他同意以邮件的方式接受独家专访，首度回应对《第七天》的批评意见。

了解，也可能没兴趣，现在我开始关注他们的意见了。其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也有很大的争议，只是那时的争议局限在文学界，那时媒体不关心文学，更不会关心我，也没有网络。《兄弟》出版时媒体关注文学，也关注我了，而且有网络了，所以争议被放大。这次《第七天》出版，有微博了，争议更加放大。

我十分感谢读者对我关注，无论是赞扬的还是批评的，我都心存感激。被关注和被批评是成正比的，如果有一天没人关注我了（包括骂声），那就意味着我被遗忘了。

记者：有评论家觉得，你的语言才华未在新作中发挥尽致，有仓促的感觉。这是一部第一人称的小说，我注意到你在小说里用了特别多的“我”，似乎是有意识的重复和强调？

余华：这是一个从死者的角度

来叙述的故事，语言应该是节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种生机勃勃的语气。在讲述现实的部分，也就是活着世界里的往事时，语言才可以加上一些温度。一部小说的叙述语言应该由小说本身的叙述特征来决定。我在修改时已删除很多“我”，剩下的“我”都是不能删的，仍然不少。这是叙述的需要，《第七天》的叙述有点像圆规，“我”的经历是圆心，所见所闻是一条条圆线，叙述的圆规一圈圈往外画圆。

记者：为什么选择七天讲故事的形式？为什么选择鬼魂的角度？小说家写现实是否需要距离感？

余华：作家如何叙述现实没有方程式，不同的作家写出来的现实也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期写下的现实也不一样。但是必须要有距离，在《第七天》里，我从一

个死者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

我一直想将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同时又要控制篇幅，因为用五十万字或一百万字去写会容易很多，对我来说虽然会消耗时间和精力，但不会形成挑战，只有用不长的篇幅表达出来才是挑战。于是我找到了这个“七天”的方式，让一位刚死去的人进入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密密麻麻地出现，而且要让它们的身影十分清晰。本报记者 夏琦

【相关链接】

在《第七天》里，余华讲述了一个普通人死后七日的见闻：这里有分等级殡仪馆、有温馨又揪心的爱情、有养父子之间感人至深的父子情、有冤假错案、也有刘梅等鼠族类的生活……小说从死走向生，在生与死两个极致的世界之间来回穿梭，用一个魔幻现实的世界来表述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

余华时隔7年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第七天》带来了两极分化的评论，其中批评之猛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兄弟》。

有批评者说，这可能是余华迄今最差的一本书。评论家邵元宝说，读完小说，余华往日那种令人耳目一新、震撼得瞠目结舌的效果没有产生。这是一部有新的探索但未能有所超越之作，虽有可读性但总体上显得“轻”和“薄”。南京大学英文系教师洛之秋甚至发微博说：“坦白讲，《第七天》失败的根源并不是余华在小说中容纳了太多社会新闻版的荒诞桥段，而纯粹是技术层面的——词语的失败，细节的失败，人物对白的失败，叙事风格的失败……”

余华长篇新作遭遇“冰火两重天” 《第七天》边挨骂边热卖

而昨天，《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明确表示：“非常喜欢！”程永新表示，从《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上），余华显示了大作家的写实功力，《兄弟》（下）试图表达的而后现代写法，在《第七天》里完成了。余华骨子里是前卫作家，幻想与现实完美融为一体。“在帕慕克、奈保尔、库切、村上作品中的，流动着一种幻想性元素，这几乎是后后现代的一种价值观。《第七天》的幻想性元素通过巧妙

的结构来实现。七天貌似与圣经有关，实质暗合本土民俗的游魂头七概念。此结构是开放性的，引入杨飞的前妻、养父等故事，也引入其他鬼魂的故事，堪称精妙绝伦。”

余华《第七天》引发的关注，是国内其他大部分作家和他们的作品难以引发的。小说预订时半日订出70万册。记者昨天从博库书城了解到，《第七天》上市10天左右，售出669本，在文学社科类图书中，销售

稳居前三。博库书城的朱兵告诉记者，负面评价对于小说的销售反而是种促进，而且余华的书对于书店来说是长销书而非畅销书。上海书城目前卖出《第七天》500余册，居文学类销售榜排名第一。记者在亚马逊中国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看到，《第七天》纸书和KINDLE电子版分别名列第四和第二名，在图书新品排行榜排名第二。

本报记者 夏琦

法国画家与上海钢琴家搭档献艺 旋律与色彩共“舞”

本报讯（记者 杨建国）上周末，走进上海音乐厅的观众，看到舞台上三角钢琴背后搭起的高高的画台，不由得充满疑惑。年近八旬的法国画家吉拉尔德与上海“80后”钢琴家宋思衡组成“二八佳人”跨界搭档，在“蓝·克勒门之夜”用旋律与色彩为大家揭晓了谜底。

宋思衡的钢琴奏响了幽静的萨蒂《裸身舞曲》第一首，伴随着冥想般的音乐，吉拉尔德用画刷在白色

画板上勾勒出如山峦起伏般的中轴线。歌唱家王作欣唱起了《苏州河边》，画家似乎沉浸在歌与乐营造的情景中，涂、刷、甩、抹并举，画面渐渐变得生动起来。

宋思衡演奏最后的格什温《蓝色狂想曲》时，吉拉尔德差不多已完成了大型画作《蓝》，白色的裤子早已色彩斑斓。在热烈的掌声中，老画家还与宋思衡玩了一次四手联弹，抒发兴奋之情。

上图讲座听众逾120万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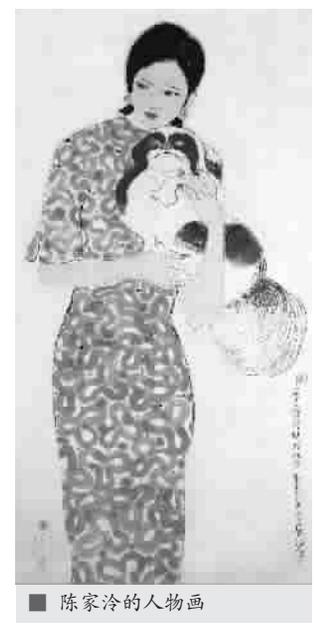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35年过去，“上图讲座”——这个与改革开放同龄的城市文化空间迎来了新纪元。截至本月，上图35年来共举办讲座及各类文化活动2400余场，直接听众（观众）达120余万人次。

上图讲座正以立体式传播方式惠及不同层次和年龄的听众：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类强势传媒优势，突破时空界限，使民众就近便

捷地享受讲座服务，上图讲座网站、上图讲座视听阅览室、上图讲座电视版、上图讲座广播版、上图讲座丛书、上图讲座光盘、上图讲座专刊、讲座刊中刊、上图讲座微博、上图讲座豆瓣小站等一系列“讲座衍生产品”一一出炉。“上图讲座”还推出全新的“微讲座”，上传到官网（www.jiangzuo.org），让读者以最快的速度、花最少的时间走近名家。



好看好听好笑
《魔幻阿凡提》
昨晚，奇幻音乐剧《魔幻阿凡提》，在上海人民大舞台首演。该剧讲述了阿凡提与巴依地主、国王斗智斗勇的故事，爆笑的剧情、动听的音乐、奇幻的舞美以及风格多样的舞蹈，令人赏心悦目。该剧将在上海人民大舞台连演6场。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报道



陈家冷的人物画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由国家文化部主办，上海市文广局和上海艺博会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全程支持的“亚洲画廊艺术博览会”将于6月28-30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今年的主题为“上海海派艺术精品展”，将着重展示上海本土画廊和海派艺术品的风采。

各参展画廊将推出一大批风格迥异，精彩纷呈的海派艺术精品。除耳熟能详的海派大师级人物傅抱石、汪亚尘，刘旦宅作品大展，新海派代表人物陈家冷、施大畏、陈琪、马小娟、林曦明、何曦、陈古魁等人的佳作也将登场。当代国画家陈家冷“温故创新”主题展令人瞩目，其中一部分作品以旧上海滩月份牌为题材，另一部分则以唐宋元明清服装为载体，融入抽象主义手法……此外，旅居海外的海派艺术家也将携新作参展。冯晓鸣（旅法）以西画技法驾驭东方神韵，在作品中融入独特的水墨风格，开创山水风景画新篇章；孙家珮（旅日）醉心描绘中外水乡，作品富有独特的空气感与韵律感；韦太（旅美）作品糅合现代审美情趣与国际视野，笔下的骏马气魄过人，翩翩舞者的律动则让人不禁想随之起舞。

本次展览场地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的30多家画廊应邀参展，国画、油画、雕塑、版画、陶瓷等600多件作品璀璨登场。亮相的上海画廊均是业界佼佼者，既有香格纳、上海大剧院、华氏、煌杰、艺术门等优秀画廊，又有近十年来新诞生的奥赛、路、龙门雅集、原曲、艾可、华府、翡翠、99度、巴塞、罗浮紫、卡卡度等画廊。届时，还将推出雷诺阿的版画，当代艺术家丁乙、韩巨良、王小松、南方、丁设、张泓以及罗中立之子罗丹的油画等。

民族民间文化 将转为产业成果

本报讯（记者 罗震光）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与海立方文化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日前签署协议，双方将共同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产业成果转化、商业应用和产品开发等。

海派艺术 精品荟萃

亚洲画廊艺术博览会本月二十八日在沪举办